



莊子註疏

七之十

0413

62

4



應



莊子內篇應帝王第七



音義曰崔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以為牛馬應為帝王者也

郭象注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而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疏

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

問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

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疏

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述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



25

恭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
季云大庭氏又云無名之
君也

字寓八同也

及恭氏

夫有虞氏之與恭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
者也所以迹者無迹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
勝負之有耶然無迹者乘祥變履
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敗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
養物淳和則任真而馭字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夫以人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
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
得無失無可無不可
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
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
故未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藏字者
恭氏其卧徐徐
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其覺于于
徐徐寬緩之自于于自得之自伏犧之時
淳風尚在故臥則安閑而徐徐覺則歡娛

司馬云徐徐安隱自于
于無所知自簡文云徐徐
于于寐之狀也

德

而自一以色為馬一以色為牛
夫如是人奚是人非
人之有哉斯可謂出

於非人
疏
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
其知情

信
任其自知
疏
率其真知情無
其從其真
故無為

疏
以不能為從從無
而未始入於非人
不入乎是非
之域所以絕

於有虞
疏
既率其情其從不偽故能超出
有吾見狂

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
肩吾接輿已
具前解日中

始賢人姓名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
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肩吾曰告我

君人者以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出經絕句司馬云出行也
經常也惟云出典法也
式義度人絕句式法也
云式用也用仁義以法度
人也○欺簡文云欺妄也

疏

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已出智以
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民庶誰不敢從遐遠

黎元敢不
既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以已制物則
物失其真也 **疏**

夫以已制物物喪其
真欺誑之徒非實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決海鑿河而使

蚤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
身制天下則切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

海宏博深廣難身而穿之為河必無成理也猶大道遐
曠去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就又蚤蟲蟲至小山
岳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 **夫聖人之治也**
綸用仁理物從小謀大其義亦然

治外乎

全其性分 **疏** 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
之內而已 **疏** 治物治外者言不洽之者

也 **正而後行** 各正性命
之分也

疏 順其正性 **確乎能其事**
而後行化

者而已矣

不為其 **疏** 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
所不為 **疏** 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

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
者耳

下以避重鑿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 **疏** 智
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焉

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鼠也神丘社壇也鳥
則高飛而逃矰則深穴而避重斯皆率性自然豈待
教而遠害者哉鳥鼠既在人亦 **而曾一蟲之無知**
然故知式義出經誣誣之甚矣

言汝曾不知此二虫

疏 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虫不
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

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况在人倫而 **○天根遊於殷**
欲出經式義欺矯治物不以妄哉

陽至藁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

五七作戈

知一作如

下疏 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

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

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問為天下則非起於

問之不豫也 太初止於玄冥者也 疏 汝是鄙陋之人

之旨甚不悅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任人之

豫我心也 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 厥則又乘夫莽眇

洽之既同於太通故任而不助也 疏 夫

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壤

壤之野 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也 疏 莽眇深

聖人馭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既

力黨及李音浪處 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

擴根宏博之名鳥則取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

擴根宏博之名鳥則取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

口義曰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鄉擴壤之野皆言也太虛無極之地也

垠一作垠

一本即作物

擴壤無帶為名也崔云猶曠蕩也

口義曰何謂備何故又崔本謂作為亦是何故之意謂徐音藝又魚例及司馬云法也二本作曠牛世反

口義云漢中漢无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心此性皆合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

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

以放任遊無有以逍遙疑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

如是則何天下之可汝又何用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言皆放之自得之場 疏 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

則不治而自治也 何術術輒欲治之感動我心

何為 又復問疏 天根未達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如此 更請決疑 其任性而無所 合氣於漠 性而止 疏 可遊汝心神於

飾焉則淡矣 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 恬淡之域合汝

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頌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 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

果不足以生也生頌公乃全也

疏 隨造化之物性頌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

法術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子

陽子

曰義云有人於此言有簡人如此也此數句見不措名而議侮孔子嚮疾起捷疾也強梁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夕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可否

晉易希說云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一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

整音來李音狸雀云施朱也

屈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

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疏姓陽名朱字子屈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

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響應涉事理務彊幹果

可得將明主聖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

形狀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

形容技術工巧神慮効勞故形且曰虎豹之文來田

猿狙之便執狸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

文章技能係其身非疏藉繩也猿狙猴也虎豹之

疾跳躍便捷恒被繩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響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主也耳

陽子屈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疏既其失問故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敬憚容變重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主之功也

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疏夫聖人為政功成俾造化覆等玄天載

而民弗恃夫明主皆就足物性故人皆疏誘化蒼蒼

去惡貸備萬物與其福蓋而玄功潛被生令其

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疏莫無也舉

已名故物皆有自以為得而喜頭地推

曰表化一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

名而物自得其餘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物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也。只是無首字。平下測只是遊於無有。無端無大章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為應帝王之意。

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自得而慍喜適悅者也。而無方者也。

而遊於無有者也。與萬物為伴則所遊者虛也不能真物則迹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獨立以神妙不測。而即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鄭有神巫曰

季咸。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姓季名咸也。知人之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拜而

走。不喜自聞。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尅定時凡驗若鬼神不喜豫而聞凶禍是以奔而走。

避列子見之而心醉。飯以告壺子。疏列子事迹具道遙篇今不重解。也。壺子鄭之得道人也。号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飯反

一本壺字也

一本壺字也

具告其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也。謂季咸之至。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

又過於夫子。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禦寇心。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

醉之言也。得道與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此授汝始盡文言於其

知荃蹄異。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疏夫衆

於魚兔耶。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道之有哉。而以道與世元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元其一。方。疏汝用文言

間元對既無天智必信彼小。嘗試與來以予示之。疏

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疏

一本元作元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七

本作視

一本重作壹

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明日列子與之見非九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矣疏嘻歎聲也子林示其

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生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曷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花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

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因默因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尔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屈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

一本因作淵

戶義云地文者此猶釋家修觀一名萌乎

為物主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不

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子示見義

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寂寂而不動第二示垂迹應感動而坏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

寂及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花之機開而不發示其凝淡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將又

與來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

然有生矣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乎而濫

身者
看者不人明其本
神地其生音消體中
身者不人明其本
神地其生音消體中
身者不人明其本
神地其生音消體中

表不動之動也惟與機
同但抗也

曰義
天壤亦是觀名夫田也天
之田非壤之壤即是然
之壤也猶今俗米家以舌
問為天津以項上為泥丸
類此是生意萌動即上
之意名實不入即是
無俱遺

以聖功用為已力謬言
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吾見其杜權矣
權機也前時一觀有類濕灰杜塞
自覺昨日之

所見見其杜權也
故謂之將死也
疏 杜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左得全生

小巫寡識有
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
示之以天

壤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
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 壤謂示以應動之

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
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

之飾皆為
弄物矣
疏 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
而機發於

踵 常在極
疏 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
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
疏 示其善機應此兩
儀季咸見此形容

所以謂之為善全然有
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昔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

焉試齊且復相之
疏 此是第三示本迹相即動寂一
也夫至人德滿智圓虚心凝照

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耶謂齊其
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
示之以太冲莫勝

屈太冲之極法然泊心而玄同
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 冲虛也莫無也夫

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
初無優劣存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机也
無

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闔天
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疏 衡平也即迹即本無優
劣神氣平等以此應機

口義莫勝不可提摸
本居作居
本法作浩

機
口義衡平也半也氣抗之
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
止則大半動半靜也神巫
以為不齊言大半動半靜
而不定也

一不觀物觀

有淮南子看九坑之淵許慎注云至深也

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五原反觀植之實為因止水之實為

淵流水之實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二焉困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

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此觀植之與竜躍常困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而自得泊乎無為也

疏此舉譬也觀大魚也植盤也審聚也夫水体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植或螭竜騰躍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觀植以方衡氣止水以譬以地文流水以喻天壤

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困有九名者也謂觀植止水流沉水瀦水濁水雍水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元嘗又與來疏欲示極深而明日畧叙有此三焉也應須更召

又與之見蠹子止未定自失而走疏季咸前後度度相來未呈

遺聖心行處非危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也矣

蠹子曰追之疏既見奔逃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蠹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

莫知所之者蠹子曰曷吾少之以未始出吾景雖變化無常而

常深根冥疏夫妙法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極者也百非小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

絕言象無的對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吾與之虛而委蛇無心而不

知其誰何泯然無疏委蛇隨順之自也至人應物虛已忘德隨順這機不執宗

口義吾亦觀名虛

口義不知一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一也

口義第百類第... 故自去而走也

本既不可名目故因以為第靡因以為波流故逃

也 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

此明應帝王 疏 類者放任靡者須從夫上他無心有

者無方也 疏 感斯應放任不務須從於物而揚波

塵俗隨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 然後列子

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咸且其迷也 迷始覺龜丘道深神巫術淺

自以為未始學而後疏 季咸迷逃之後列子方悟已

自知味學請乞其退飯習 二年不出為其妻羹食

尚無為伏齋玄業也矣 豕如食人 疏 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羹食

於事無與親 疏 悟於至理故均彼我 彫琢復

其形立 疏 彫琢華飾之務悉皆屏除直 塊然獨以

紛而封哉 疏 雖動而真 疏 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

一以是終 疏 使物各 疏 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 無為

名尸 因物則物各 疏 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 無為

謀府 使物各 疏 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 無為事任

付物使 疏 各率素分念物自為 無為知主 無心則物

名自任 疏 不復於事任用於已 無為知主 各自主其

也 疏 忘心絕慮大身群生 休盡無窮 因天下之

一本貪作食

不物作物

下不食

莊子內篇齊物論

萬物而無窮也。疏 體悟真源故能以智覺而遊無朕任物

迹 朕迹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無迹。翫光故無朕也。疏 朕迹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無迹。翫光故無朕也。

足則止也。疏 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而無見得。見得則不知止。

疏 夫視目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小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不虛則不能疏 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

已至人之用心若鏡。無情。疏 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

義亦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來即應去。疏 將送也夫

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靈無迷不獨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一本物作物 一本廣字來

故能勝物而不傷。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疏 夫物

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不能傷亦由聖人符合于儀明齊三景肇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

為其勝物。○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

為渾沌。疏 南海是顯明之友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

為非無非。儵與忽特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疏 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一偏之心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疏 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妄嫖渾沌

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疏 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妄嫖渾沌

一本食作食

江南云渾沌無孔竅也李曰清虫未分也此喻自然簡文云儵忽取神速儵名渾沌以合和聲元為數言曰有為合和聲元為數言曰又說文云孔也

音啟齊有聲

本云補無形也

七日一儘至言不須

之無心而謂穿日鑿一竅七日渾沌死為者疏敗之
鑿之有益之也夫運四肢以滯境鑿七竅以洗塵罪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察天年中塗夭折最哉學者幸勉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莊子內篇應帝王卷第七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音義曰幸

郭象注

○駢拇枝指出平性哉而後於德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指與第

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指指傍枝生音音 崔音音 岐謂指有此也指成六指也出平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

言曾史稟性有五德蓋之五藏於性中非駢附贅疣出平形哉而後於性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

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是於名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弃之是道有所不存能有所不載而人有弃才物有弃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天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附生之贅肉懸有之若莫之任是都弃萬物之性也疏附生之贅肉懸係之小疣並稟

駢拇

贅疣各目橫生一肉屬着体也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十一

感一作或
感者之字
作或

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後性者譬離曠
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開假學故無後性也 多方乎仁

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
真者無

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
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
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毫芒之際
即不可以相踐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感者
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弃多而 疏方道德也言曾史
任少是率天下而弃之不亦妄乎 疏之從性多仁義羅
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其萬物夫能
與物冥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初應
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
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直自性命不
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得不然非以

有用故 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
然也 疏 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捉故雖

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稟 多方駢枝於五
自然天性有之非開助用而生也

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

淫僻而失至 疏 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性情駢
當於体中也 於藏府性少之類矯情慕之務此為

行求於天理既非牽性遂成淫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自

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小方不為不
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

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
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 言離曠素分足於聰明性少之徒 是故駢於明者
矯性為尚以此為用不示謬乎

黃帝時也音步見秋毫之末云見千里鏡錄子作商樂

林鐘六月日
中呂四月日
夷則七月律
應鐘十月日
南呂八月日
大呂正月律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平而離朱是已

音甫音弗周禮曰白黑謂之黼黑青黃謂之黻

疏 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

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煌眩目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商朱一名商婁多於聰者亂五聲淫

黃帝時明自人也百里察毫毛也

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平而師曠是已

夫有耳目

者未嘗以慕曠自用也所困常在於希爾疏 五聲

慕曠則爾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大呂沽洗蕤賓無射夾鐘之徒是也六律陽六呂陰惣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音也非平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晉平公糸師極知音律言爾曠一字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因乎然枝於仁者擢德則爾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平而曾

史是已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

史則曾史之簞鼓天下使疏 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

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仁義曲如生分中枝生

枝也擢用丑化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

以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簞鼓吹能感動

於物飲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

捨短效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按謂拔權偽能塞其

真性也姓曾名參字子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名駢於

鮑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一人並真性仁孝故舉之駢於

辨者鬻兒結繩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敵辯譽

無用之言非平而揚墨是已夫騁其奇辨致其危辭者

未曾容思於擢枝之口而

結繩李云言小辨危辭若
結繩之暴虐也崔云聚無
用之語也三之與繩之結
也窳亦雅云微也一云歲
也故本亦作窳徐音碑郭
結李亦計及司馬云能
匪徒在婢反郭等眉一云
故徒分列明刀之貞也

注子外上兩并母

三

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楊者姓楊名朱字子丘宋人 疏也墨者姓名翟亦宋人也 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二人墨之徒稟性多辨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緘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豈非由自持也亦用力之自譽光贊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衆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揚墨豈非亂群之師乎言卽此楊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 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 疏 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辨由得其正而已 如合駢之柵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入爲故知率性多仁乃是多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效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

政其知友崔本作枝音或與支反

此數人以一正萬故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物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也 疏 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卽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爲駢 以合正枝乃謂枝爲駢 而枝者不爲歧 以合正枝乃謂枝爲歧 疏 以枝望合爲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望枝乃謂枝而爲歧爲歧實非歧也 長者不爲有餘 以短乃謂長 短者不爲不足 以長正短乃 疏 長者謂曾史有餘 謂短不足 疏 離曠揚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辨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比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

然亦天機自張 是故鳥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

斷之則悲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鳥小鴨也鶴鶴之類

而惑者左欲裁鶴之長續鳥之短以為齊深非造化違

失本性所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 疏 夫稟性受形各有崖量

如鳥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而憂之者真可

謂多 疏 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

有之非由放效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

噫一本作意

彭亨統恨發又齒斷也佳
新の及郭又胡突反

休真趣橫生勸發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
迷故發噫歎分外引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也
是人之 且失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謂之不

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斲之夫如此雖群口萬殊無

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失駢而斲枝則曲成而

無傷又 疏 斲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枝

何憂哉 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為四指夫駢枝

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而惑者不能忘淡

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為不足橫欲決駢斲枝成於

五數既傷造化所以泣涕 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世之

故决齒雖殊其憂一也 患 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乱矣以可尚之迹高

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極之也然

命世正謂言會史之徒此為仁也。疏言會史之徒言會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惑者捨已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與與乎聖迹也。不仁之人决性命之情而饗貴富夫貴富所以可饗由有萬之者

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饗貪財也力受任豈有决已効彼以饗竊非望哉。疏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采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之天性亡失分愈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故意仁義其非人情知抱撲還淳心須絕仁弃義。

乎疏此重結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賢夫仁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賢夫仁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疏自從也三代復

一本約作約

人謂之存焉也

漫縱逸也
禮淫行也

誰貼也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以下弄情徇迹賢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復行仁殷行義周行礼即此規圓矩方也夫物類鈎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述而後仁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已効物待繩鈎膠漆而而行仁義者是滅削毀損於天性也。

固者是侵其德者也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牢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性也既非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屈折

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疏屈曲也折截也喻猶屈曲也折截也喻猶屈曲也折截也折長就短行漫漶之末如撫偏愛之仁喻執迹之義

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入亡以其本既而
弄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忽結前文
文失以生後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
文之得也

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

以繩索疏 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
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復釋魚則春聚而

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規矩膠漆繩索
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余故知礼条仁義者乱天
之經者者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
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一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

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

以得 夫物有常然往而不助則
誘然生物稟氣受形
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疏 誘然生物稟氣受形
或方或圓乍曲乍直

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生豈措
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喻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同物故與物
無二而常全 疏 夫見始終以
不二者凡情

之闡惑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
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
今而法無虧損千

變萬化常唯一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
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 疏

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化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
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

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
心相續連連不斷懷狹此行遨遊道德之鄉者譬猶以

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切用之
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陣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

使天

使天

使天

下惑也

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疏

仁義之教聰明之迹垂自然之道亂天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

木惑也 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也 疏 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也 滯迹喪真為惑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然

是也此即假設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疑同以出後文

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命方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切見焉

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奔我徇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羨色撓世不由於惡而恒由仁義則 疏 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 唐堯以前猶懷質朴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 是非以仁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遂於聖迹

一本命作命是

義易其性與

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矣

疏

由是觀之豈非用仁

義聖迹撓亂天下蒼生奔本迷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繁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

疏

五帝以上猶扇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與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軌遂使捨已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及不亦非乎注云或以繁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繁夷猶創傷也言復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此辛苦

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夫鶉居而一鷄食鳥行

繁 般 疾 同 夷 傷 之 域 垂 拱 无 考 也 步 驟 人 遲 速 也

發其作極也二受其益也

而無彰者何措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繁夷禿脰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種種入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繁夷而居形者不獲則異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夫小人也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癡瘼禿脰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疏

數子者則前之三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号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号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疏

臧作即及雀云好書目感方言云齊之此語樂之止如巨民男而晉婦謂之臧

善學人穀孺子也楊雄云男晉婦曰臧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疏

奚何也冊簡也古人無道而投瓊曰博少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二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疏

此下合言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名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初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德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窟墓林木森疎跖柳下惠之從弟名

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曰婿婦之子謂之獲婦奴之子謂之獲如字小雅云善也漢書曰吾亦壽也

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
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疏伯夷

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奚必伯夷
乃名利所殉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
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

不足據俗而言有善有惡以道觀者何是
復論疏何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天下

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疏此惣結前文以成後義
但道喪日久並非適當

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名遂於貨財
固賞定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此俗情君

子小人未其所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

哉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
定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平尚無為

之迹也若知迹之由平無為而成則絕尚去其而

反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疏

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

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俗中倒置悲開真極於何而

取君子於何而辨且夫屬其性平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非吾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疏屬係也臧善
仁殉仁者取故不善也也吾莊生自

稱也夫捨己效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

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跡如墨翟楊朱於本性故

淮南云俞允狄牙嘗澄濁之水而別之一云俞見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淮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為申

非論主之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見非吾所謂臧也

率性通疏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得知假冷通似俞兒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非其善故也

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也聰明也疏

夫商朱師曠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開學致今乃矯性為情捨已効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吾所謂

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忘仁而仁疏

能得也夫達於公道者不易性以殉者也豈復執記陳之芻狗滯先王之遺虜者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

以所為善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不亦宜乎

之情而已矣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身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

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疏夫曾參史魚楊

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余辟彼駢指非由學得而惑者觀曾史仁義言放効之可成聞商曠之聰明謂

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毒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見而已矣夫絕商商曠自任聞見則疏夫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希

竊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實不蕩於外

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得人之

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

此舍已効人者也雖効夫目不能自見自即求商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 夫目不能自見自即求商

慕吏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謂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其適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路與伯夷是也

同為淫僻也 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於失之也 疏 淫滯也僻

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已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雅伯夷之善盜路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

適人之適者此疊前 生後以起文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

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愧道化之不為

細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 疏 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

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如体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平仁義心行忘平是非体

自然之無也 愧道化之不為而高上下者顯仁義淫僻

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莊子外篇駢拇第八

吹字言魯大車亦作狀

効本作效是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音義曰辛
郭象注
事以名篇
同馬云馬足甲也
駑驥各適
於身而足
駑驥各適
於身而足
駑驥各適
於身而足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音義曰辛
事以名篇

郭象注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乾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身而足疏乾齧也踐履禦

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乾草渴即飲水逆豫適性即幸

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羈馱皂棧而為服

養之乎况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雖有義臺路

性各得逍遙不務不企即生涯可保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疏義養也謂是貴人

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殿也言馬

之為性飲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

士淳樸之民糸彼蒞安茲瘳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牖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為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

陸

務或作矜

馬蹄

景丁邑反徐丁立反絆之
李音述本或作鼎非也鼎
之樹及司馬向崔本並作
頰向云馬氏音味崔亦絆
前兩足也

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馬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

者十二三矣之為善斯不善者也疏列子云姓孫

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鉄灸之也剔謂翦其毛刻謂削

其蹄雜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羈謂紉前兩脚也

皂謂槽檻也棧編木為床安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

床也夫不能在馬真性而橫見燒剔即乖天理而死者

已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創之渴之馳之驟之整

全有意治之天年於焉天折之齊之前有檟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

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其能在於

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

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遺疾之分雖則

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國者聞任馬

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

駟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檟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彼曰鞭無彼曰策俱是

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失常整之以衡扼齊之以鑣

轡威之以鞭策而未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

駟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疏

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匠人曰我善治木曲

者中鈞直者應繩疏鈞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

夫埴木之性豈欲節規矩鈞繩哉疏土木之性真之造

方圓陶者近人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

濇為臧木也

遲或一本作或

雲音弋消反

窰余招反燒瓦窰廣
亦作窰
口埴 昌志反

莊子外篇馬術

棧棧以御渴也崔云木棚也

剔謂翦其毛刻謂削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有刻謂其骨雜謂羈其頭也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之為善斯不善者也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鉄灸之也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其蹄雜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皂謂槽檻也棧編木為床安馬脚下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床也夫不能在馬真性而橫見燒剔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已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全有意治之天年於焉天折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者已過半矣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其能在於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而國者聞任馬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行不如駟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生之旨遠矣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檟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彼曰鞭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無彼曰策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渴失常整之以衡扼齊之以鑣轡威之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以鞭策而未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駟不堪而死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

才老及極也云棧也崔云木棚也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

濇為臧木也

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標曲為直歷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撻其性使死而後匹乃謂之善治也亦過也

此物舉前文以合其辭然世情愚惑以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

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

德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道者無為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之至也疏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發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一而不黨論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疏黨偏也

天自然也靈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乘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自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自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遺於是非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

無舟梁不采非望之利故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止於一家而足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

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楫於是廢乎萬物群生連屬其卿混茫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其卿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夫混茫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万物

連接而共卑間有識群生係屬而禽獸成群草木遂

長夷之欲故物全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是故禽

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故物馴也音化疏

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夫至德之

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疏

夫徇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既而巢窟穴處

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

子於何而辨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疏既無分別

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險以善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

以飾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廣素樸而民性得矣

無煩乎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

知欲也疏欲素樸真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物惣結已

前至化之及至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

也及至聖人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

也音疑在氏反暨暨為仁踉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音疑在氏反

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

有聖人即有斯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化自此以下

樂摘僻尚浮花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乱天之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音化

經自斯而始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音義自馬蹄卷生家以飾樽善自刻於頭即委委在風皇初飾尊也然竟无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疏

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酒器刻為半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畧奪譬創以

明澆競道德不廢安取仁義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辨是非至化之

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性情不離安用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禮樂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義和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乎道喪也

五色不乱孰為文采五聲不乱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

花弄本崇未於其天素有殘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系處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貴在相和若各名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

成用此重起譬却證前旨夫殘樸以為器聖匠之罪

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

可尚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儀樽之器殘淳樸之本之迹聖人以仁義之制毀無為之道為弊既一儀罪

且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

相踶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失疏

廢摩也須也踶蹈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自天然幸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交頸摩頰怒則分背而踶

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夫如之以術扼齊之以月題而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馬知何倪闔扼警曼詭銜竊齋疏銜轅前橫木也扼又

當顯形似月者介獨也倪睥睨也闔曲也驚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飲放逸不求服飾豈

扼轅前橫木縛軛者也扼又頸者也。月題徒等反司馬曰馬額上當顯如日形者也。介徐古八反倪五圭反李曰介倪猶睨也。崔岳闔扼警曼詭

扼頭遲也司馬云言曲頸於扼以檢突也一云驚曼旁出也○竊響留響也崔云詭銜響響戾銜極盜響響也

行本作

以本作已見也

莫榮華既而加以日題齊以衡扼弄乎天性不任困苦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缺視抵突御人竊響即盜脫籠頭詭御乃巧吐其勒良由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伯樂之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行者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

知適於原野馳驟過分即矯詐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以此矣此民之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真能也赫然之德使民昏附故曰赫胥蓋

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虛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及至聖人屈折禮法以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頊旋曰周旋逆旋曰折旋

匡天下之形懸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

跂好知爭敏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

乎迹之疏夫屈折旋行禮法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可尚也疏企慕以慰心灵於是始踴跂自矜始知而與矯詐經營利祿爭敏而不知止噫聖迹之過也矣乎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

聖

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太盜積者乎所謂至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疏夫体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頭忘言之

近顯迹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

欲實世翻為盜之守倫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

大盜積守乎言何以知其然邪疏假設疑問昔者齊國

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聞邑之所布來耨之所刺方

二千餘里疏齊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

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固邑布以事取漁

來耨刺以備農業境上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

竟

三齊言公蕭公陳桓其
三人有也

莊子外篇解詁十

卿曲者苟嘗不法聖人哉疏

夫人非玉不豈非穀不

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也司

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

閭閭二千五百家為州方二千五百家為甸也閭合也

何也而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

堯舜以下聖人立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具也

滯矣所以守國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桓也是敬仲七世

而為人守之也疏孫初敬仲適齊食菜於田故改為田

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桓殺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

于即邢自為封邑至桓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口義云田氏篡齊以私

皇皇公量入看左傳所言

原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

盜賊之謀戰國之敗大抵

如此故莊子此故喻之

莊公二十二年傳曰陳

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

子完與顛孫奔于齊

敬仲天公之臣也

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攻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

乃自立為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攻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聖知之法而盜之無以取其國也

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盜賊之身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

聖一作云

重舉前文以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聖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

昔者龍逢斬比干

其弘臆子齊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先乎戮

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主廢列氏以立單氏

言子胥連戮浮屍於江

曰義云臆也靡爛也賢而身皆得罪盜匪反以自究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益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訖作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

重舉前文以

嘗試論之

世俗之所謂

聖知者

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

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

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特君人之
之勢賴聖迹威故得躡頓忠良肆其毒害

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疏 假設跖之徒類 跖曰何適而

無有道耶疏 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 夫妄意室中

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

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

資疏 室中庶藏以貯賊寶賊起矣計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

也疏 故言聖也戮力同志不避強禦立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

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

吉凶性必克獲是其知也輕財重義取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

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知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

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知而成巨盜者天下未

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路不得聖人之

道不行疏 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理觀之

為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躬行道盜

跖竊之類不資聖智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

豈得行其盜竊耳

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者由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

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

之害雖多猶愈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

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

口義云楚方代晉以其酒
黃也而家乃伐趙以魯不
昌也後也及與魯似不相

均作均是

開唇竭而自寒川與谷不相干竭而自虛正與淵不相干紅衰而淵自實節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

虞魏晉魏公滅於虞之口借路缺之國收臣諫曰虞魏如唇齒若唇盡齒可寒虞亡則魏其危矣云有左傳

口義云指擊一賊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在夷山頽而長江也猶曰

山附於地刺也山夷則聖實之於淵是不相開而相因也

江云向云事業日新新者舊虛故者為死故曰聖人色死也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反得實而損其名既真而忘其塗則大盜息矣

江云聖人一向云聖人死言守故而不自新其名而不造實也夫盜不止不亦之乎
口義云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

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困邯鄲

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開服也斯乃盜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春秋左傳云唇亡齒寒虞魏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

之恭公云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系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退宣王怒與

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

圍邯鄲邯鄲圍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

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弃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格擊聖人而伐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安知自息

格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

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滯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者智周萬物道開天下今言格擊者亦示其仁義絕聖弃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

而天下夫川竭而谷虛五夷而困實聖人已死則大盜

不起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五非以實困而困實絕

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夫智惠出則女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

竭谷虛五夷困實豈得措意必至之且死息也

平而無故矣非唯息盜爭尚故事也絕聖弃智天

無有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跖也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以欺海故曰重利益也
魯海薄而耶耶田又見准
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江云
斗斛一向云自此以下皆
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
益 子云權稱錘衡稱衡

口義云斗斛權衡皆全仁
義四也言以下抑高之意

通

疏若夫淳樸之世恬淡無為物各取根人皆復命豈待
教迹而后真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雖後貴聖
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益路何者所以復桀肆其害毒盜
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復桀豈得
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路何能權卒數千橫行天下
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爲之
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
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金以信之則並與符金而竊
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 乃小盜之所困
資而疏斛者令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衡稱
利也 深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
成一卽今之銅魚木契也至者是王者之王印握之所
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猶自作

口義云稱鈞小盜也鈞腰
帶環也戰國之諸侯尊
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
大者乃知此憤世之言也
既爲諸侯則其五國亦以
愛其利物爲事是亦不特
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
知也

口義云名爲大盜者人皆
欲逐之諸侯皆竊國世併
於人上人謂誰小見以竊
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
水捕仁義斗斛權衡符金
憤世大而世未有立常以
者五用刑以禁止者是皆
憤而爲此

則所以言養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
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由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
於小賊而利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疏
鈞者腰帶鈞也夫聖迹之與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鈞帶
必遭刑戮公劫齊國翻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衆以
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耶何以 故逐於大盜揭諸
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金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
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大盜也
大盜者必行以仁義也平以權衡信以符金勸以軒冕

口義云魚不可勝於淵言不可商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威以斧鉞盜此公室然後諸侯可得而揚疏逐隨也勸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鈞者也疏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夫聖迹之設本息女表而田桓隨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金悉共有之折言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此重利盜跖而使哉小曰斧大曰鉞又曰黃金飾斧鉞
不可禁者是乎聖人之過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發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疏**盜跖所以擁卒九玉橫行天下者賤貨不在重聖也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不乎是知駟馬掠人不可禁故曰愚不可勝於淵國之制者廢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利器不可以示人魚失困則為人作食利器疏脫失也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疏**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為物所復貪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利器明則為人所執故不示也

子瞻見孟子公孫丑篇曰公楚惠王凡子也亂楚見千字文

口義云摘玉毀珠焚符破寶豈有盜盜於川不貴珍王也焚符破金而民朴鄙疏除矯詐之所賴者

口義云殲廢者毀制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也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恨世之粹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金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

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弄知而及其具物極物極各具則其迹利物之迹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
故絕聖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疏**弄絕聖知不其分臣**摘玉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疏藏王於盜自息**王也**王大王也珠小**疏**於川不貴珍**焚符破金而民朴鄙**除矯詐之所賴者**疏**寶豈有盜盜**符金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故****梃斗折衡而焚燒毀破可以反朴還淳而取鄙野矣****梃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爭乃大不爭之所用也**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翻為盜資梃擊

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認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舍一作含

破壞合於古人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疏既殘三王又毀五帝蓬戶咸盡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術之退也擢亂六律鑠絕琴瑟塞諸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舍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疏權權拔也其所貴弃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舍其真也鑠消也竿形與筍相似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竭瑟長八尺一寸濶一尺八寸三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濡宮徵慕師曠之聰目滯玄簧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接發絕絃鎖經絕緯毀簧華之曲弄白雪之

大巧若拙

謂言也

歌滅輔轂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竒之端塞諸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聞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為之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化率已聞見故毀絕鉤繩而弄規矩擣工倮之人舍其聰明舍懷養也毀絕鉤繩而弄規矩擣工倮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夫以蜘蛛結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左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倮之巧故眾樹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弄而妙匠之指可擣也疏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擣折也割也工倮稟性枕巧運用鈎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勅舍已逐物實

德一作德

德一作德

此之由若使弄規矩絕鈎繩擲錘指則人即分內感有其巧辭猶知細駭丸豈開工匠人事若天杭巧也事

出老削曾史之行鐫楊墨之口據辨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至同矣去其亂群之弊則天下疏消除也鐫閉也

參至孝史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辨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已効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

消除忠信之行鐫閉浮辨之口據去斃慧之仁弄却跟

跋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

也濕同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疏錄消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銜聰明故憂患

於內府而不銜於外者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

其德則天下不僻矣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

不惑豈有倒置邪僻於其間哉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倮離朱者皆外之

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

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因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

矣夫天下之大患失我也能翫光匿憤而揭波濕俗

標名於外引物從已炫耀群生天下法之所無用也

亡而不反本失我之原斯之由也夫若

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

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

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

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外使天下奔馳而不能

自反疏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

至一作主

德一本作德

設此法終子獨不知至德之世平昔者容成子大庭氏無所用也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

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紀要

而巳疏巳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后刻木為契結繩表言上下和平

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其其食義其服通故常其

若思夫侈靡樂其俗安其居疏止分故其去花故羨濕則無時慙矣樂其俗安其居疏同故條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此相去不遠雞犬吠聲相聳相接而性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若此

之時則至治已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今遂至使氏延頸

舉踵曰其所有賢者靡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去

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

之迹猶贏裏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迹使物學致斯弊疏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頸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

行足跡所接裏糧負戴不憚千里內則弃親而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則是上好知

之過也上謂好知之居知而好之則有斯弊過也疏尚至治之迹好治上誠好知

而無道則天下大乱矣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淡清居合道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

亂也老君云以知何以知其然邪疏假設疑問夫弓弩畢七機李云老綱目畢繳射也

居一作君

貪一作食

果一作果

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錒罔罟罾之知多則魚
 亂於水矣削楛羅落罽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愈密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為之以知而免 疏細小而柄形似罟
 人或故治天下者唯不在知任知無妙也 星故客為軍以繩
 繫箭射謂之之 罟罾皆細也筍曲梁也示莖也削格為
 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木羅落而取獸也罽罽細
 也既以智治於物寧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李云漸毒不覺深也世云漸毒
 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
 則迷智數詐偽漸清毒害於物也頡滑滑替也亦女
 也 疏點也解垢詐偽也夫滑替堅白之知譎詭同異
 之譎諛有虧於其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譬於若 誦愚俗惑於小辨

効一作效

在於好知疏每每昏昏自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
 乎好執述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民田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
 舍已入而不止其分也 疏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
 非惑如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已善者
 善其所善爭向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
 之所由生也 疏盜跖行不善以擷東陵田桓行聖迹
 以竊齊國故臧穀葉異亡羊趣同或夷跖行殊損性
 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悼日月之明下燎山川之精中隳四時
 之施喘與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或作捕

或作捕

失物友

失物友

亂天下也

夫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而知之所動誠能

其知 疏 是以仍上辭也只為上來用智執述故天下大

哉 亂悖亂也條銷也隨壞也附地之徒曰喘爽飛

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述用智為害必甚故

能鼓動陰陽播蕩天地日月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

炎涼為之怨叙風雨所以不職雅走水 自三代以下者

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復復之侮秋夫恬憒無為

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嗶嗶以已 疏 自從

代謂復殷周也種種淳朴之人役役輕黠之良秋發也

嗶嗶以已誨人也 圓夫而清虛法方地而安寧並万物而為族同畜獸之

無知逮乎散蕩去淳離道其能而五帝聖迹已彰三代

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侮夫廢無

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莊子外篇騁說第十

之聞及之純及郭音厚以已
悔必會也司馬不實貨徐許
彭爰又詐剛及原木作嗶嗶厚
本上有作嗶嗶之少智而在二云嗶
夕其德之良

